

嘗寧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曲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
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
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
李田意編

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

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

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

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

略以拾遺補藝李荀曰六藝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新定漢書卷之七十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新定漢書卷之七十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新定漢書卷之七十

中國史籍類選

漢曰十篇
傳三王世家
日者列傳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新定漢書卷之七十

李田意編

友聯出版社印行

中國史籍類選

中國史籍類選

李
田
意
編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nuary 1977
一九七七年一月初版

所	版
有	權

Chi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
Edited by Tien-yi Li

-
- 出版者 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
Union Press Limited
香港九龍書院道九號
9 College Road, Kowloon, Hong Kong
- 發行者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Union Press Circulation Company
香港九龍旺角花園街七十三號
73 Fa Yuen Street, Mongkok, Kowloon, Hong Kong
- 印刷者 友聯印刷廠
Union Printing Company
香港九龍新蒲崗四美街廿三號九樓
23 Sze Mei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

平裝 港幣二十四元
美金 伍 元
定價：精裝 港幣四十元
美金 九 元

Chi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

Edited by Tien-yi Li

Published by Union Press Ltd. in Hong Kong

序

中國史學發展甚早，遠自尚書春秋以下，史籍繁興，史體亦隨而遞增。宇宙人事，無一不可以入史，各國人對於歷史智識之瞭解益深，乃知一切事變，皆可以搜羅作爲歷史之材料。材料日擴而日以豐富。於是材料與材料間之性質相異，亦愈進而愈見其紛繁。作史者駕馭此等史料以成爲一種歷史之文體，亦不得不隨其材料之性質而相異。亦有材料性質相同，而作史者之眼光、觀點不同，其對於此等材料之敘述輕重詳略之間，復各相歧。爲求表達作史者之觀點，更臻於切實明顯，乃覺舊史體裁有所不適，不得不創立新體以配合作史者之要求。中國自尚書春秋以來互三千年，史籍最爲繁夥，史體亦備見歧出，職以此故。故讀史者亦必先明史體，乃可以窺見作者之用心，與其精神之所專注，作意之所特出。而其材料之取捨，記載之詳略輕重，與夫其書在通體歷史中之地位，亦莫不當先明史

體，而後可以把握其大綱與要旨之各有在也。李君田意，有中國史籍類選一書，即爲應此需要而作。書中列有編年、正史、紀事本末、政書、實錄、雜史、地志、史評凡八類，其正史一類又分本紀、志、表、列傳四子目，全書共十一類。每類所選，少者一二篇，多者三四五篇不等。全書共選文二十七篇。上自春秋左傳，下迄近代方志，其在中國浩瀚之史籍中，真如滄海之一粟而已。然讀者因文以明體，因體以尋文，循此入門，亦可以窺夫中國史書體例之繁變多方，其所搜歷史材料之廣博無涯涘，與夫駕馭編纂此等材料以顯出通體歷史中之一部門、一項目之各有其用意。其結構之閎通，分析之細密，將使治史者可博可專，可分可合，雖枝脈紛歧而不失於史學本源之歸於一焉。嘗鼎一臠，舉一隅而反之三，是在讀者之善爲研尋而已。李君出示此書，屬爲一文，以發明其纂輯之意，爰不辭而爲之序。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九月錢穆謹撰序。

序

劉子玄著史通，述史之六家，肇言尚書，以史出於經，魏晉之前，經史未有別也。顧尚書載典謨訓誥，資後王爲政；體近詔令會要，而難言其例。史具例法，權輿春秋。春秋縱經孔子筆削，其文則史，孟子書中有明文焉。無論杜元凱撰春秋釋例已發史官書事之凡，卽微諸晉董狐齊太史故事，參以汲冢竹書紀年，周時史官記事之有成法，昭昭然也。春秋簡短，左氏繼起，採百二國寶書，合簡牘策書以爲傳；記事較詳備，其體則依然編年。比及西漢，司馬子長循春秋與左氏之軌範，擴充變化以撰太史公書，括有紀表書傳世家，史體於是大備。班孟堅踵成漢書，改通史爲斷代，體例實未能逾越龍門。二千餘年來，賢傑續作，多祖史漢，間師左氏。或有別標名目，自擬新編者，論及書法義例，仍復淵源春秋，根柢遷固，貌異而神同。史通雖舉六家，終歸於二體，誠爲有見。精研

乙部之士從無捨體例不言者。近百年，泰西學說輸入禹域，邦人相率棄傳統舊業，趨於維新之途，治史者自不能外。於是遑遑焉指斥前人史體之不當，力求無失時。苟撰新著，未嘗不以北美西歐典籍爲模仿之鵠的，既不屑爲編年紀傳，更未取徑紀事本末。視舊史爲材料，徒備翻檢徵引之需，避言體例；其甚者，竟棄之若敝屣。習染成風，以爲當然。夫研習西方史學以廣闢途徑，自爲治史者切要之舉，況借鑒取法，早顯開新之成效歟？然而治學應講求貫通，論史尤尙兼採，未可舉一端而偏廢。今日之失，則在於輕重畸側。往往惟習新法，罕明舊例；偶讀前籍，竟至枝節橫生。有治清史者，謂三藩亂時，史稿與實錄記載之月日互歧，逐條比勘，指史稿爲謬誤。不知一爲奏報時所書，一爲文書遞到時所記。克敵聞捷，寧能一日？蓋昧於春秋從赴告之例也。又有撰史者，記太平軍克復某城某地，其後列舉殉難之官紳某官某人。曰克復者，以太平軍爲反滿之義師，書殉難者，循清人之稱謂。同在一章，同述一事，矛盾抵牾若此，蓋昧於春秋內外之詞也。至於事有互見，詞有存疑，前人視爲尋常者，今日皆成疑竇，致有老氏生於戰國，屈原無其人之新說。若夫「藝文志」爲石渠中祕典藏簿籍，而非一代著

作目錄之義，固久已忽置；卽史書編撰綱領，如司馬子長自謂上紹春秋，范蔚宗譏班孟堅任情無例，二說證諸史漢究若何？治史學史者亦罕措意及之。數典既忘其祖，他山攻錯遂不能盡收其益。友人李田意教授講學耶魯大學，選中國各體史文，輯爲一編，供諸生肄習。其意蓋欲舉舊史之文體形式以示彼邦學子與夫我國治文史之後進，俾略識前賢著作之體例書法，進而求其精義微旨。守此矩矱，庶可免於燕說捫象之蔽，且既知我之短長，以與西學相衡量，必能擷取有術，其有功史學爲何如耶？傳衰歇之舊業，開互通之坦途，爲私衷夙所企慕而未克爲者，田意斯作，先獲我心矣。故承命爲之序，而不敢辭。丙午霜降前一日，福山牟潤孫謹序。

序

往者林仰山教授 (Professor F. S. Drake) 與余商討香港大學中文系入學考試，承詢中國歷史一科，是否亦可依中國文學之例，而爲之編纂中國史選一書，以示學子津梁。余應之曰：『卓見是也。蓋就各類史籍，而選錄其中篇章，則一方可以認識中國之史籍分類，與史學源流；一方可以窺見中國之史實真相，與制度淵源；一方復可研討中國之史籍文學，與文史關聯；一方復可探求中國各地之文物升降，與風土人情；史學文學與地理，三者相輔，以治中國文化，乃更易入，非第可備學子預習，以應考中國歷史已也。』林教授聽之，即約余選輯，余允爲試作。惟是中國史籍，厥類至繁，而各書所載，又多屬鉅製長篇，欲爲選錄，自必極爲斟酌剪裁，而後乃能歸納。而各類史籍，春秋三傳與史漢及資治通鑑外，前人多未詮釋，選錄成書，自非悉加新註，固亦未便初學。因

此艱鉅，是以荏苒多年，未克實現，有負宿約，甚自愧焉。

然亦幸而獲交耶魯大學李田意教授，精思果力，世莫能先。一九六四年夏，李教授應聘至港，爲中文大學歷史科考試委員。一日訪余，謂所作中國史籍類選，已告完成。余觀其目錄，自編年以至正史、政書、實錄、地志、雜史、與紀事本末及史評等類，靡不選錄精審；而正史中，本紀與志傳等，亦各爲精選。昔年林教授與余所擬作之中國史選，則正與之同。而其英邁無前，克勝艱鉅，則非余之鈍拙久無所成者所敢望其項背。

自頌國人治史學者，每着重近代史實之專題研究，謂如此致力，乃爲有裨實用。是固然矣。第歷史演進，由古及今，由遷而返，不爲探本窮源，分途並治，則於近代史實，究亦無由明其自來。而史實闡述：與撰作史書，則必資於史體文學。富有專題之研究矣，而不以雅辭達之，則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史體文學，欲明其義例，則莫如由史籍名著之主要篇章，先爲熟習。李教授今茲中國史籍類選，雖以便於教課爲言，然亦隱示中國史學之須爲全體研究，與撰作史書之須爲深治史籍文學，其闡發孤懷，不難於所選篇章印證之焉。

李教授屬余爲文弁首，余學殖荒落，胡克任此！惟念此類專書，關係甚大。且昔年林教授與余等，亦嘗計議及此。頗慮學者以其非同自著，間或不甚措意，故不避蕪濫，爲述其所見如此，抑亦欲就正於李教授與海內外治中國歷史之友好云爾。是爲序。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羅香林敬序於香港大學中文系。

序

李田意先生這部中國史籍類選，是一本非常有用的書。在國外可以做大學教本，在國內高中以上或程度相當的人，也都可以看。讀者只要大略翻閱一下，就可以知道李先生編選這一批資料的時候，很費了一番苦心。從語文教學方面看，這些篇文章深淺適中，長短合宜。有幾篇雖有刪節，却無害於大體的完整。從歷史教學方面看，選的大多數是史學名著。而且紀、志、表、傳等重要體裁，都有代表。時間上對於上古、中古、近代，都有照顧。有很多篇都與名人大事有關，極易引起讀者的興趣。還有一點長處，就是各篇都盡量根據最好的版本，細心校正，再加新式標點，非常醒目。我很高興這本書可以早日出版，因為我預料有不少的學校會採用。聽說李先生還準備另外編印一本註釋，那就更有用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楊聯陞謹序。

序

盈天地間之一切資料，無非史也。記之者，記言與記事並重。虞書益稷篇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而言辭總爲尚書。尚書之爲體，主言者也。言亦事之一端，循其實則謂之事，卽其論則謂之言。書有七觀，大義斯舉，要皆折衷于理。史之言理者，莫精粹乎經。經術既興，史亦遂附麗焉。太史公云：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故其所作，復自比于春秋。是時無所謂史學也。史記，七略繫在春秋家。荀勗四部，始以丙部爲史，乙部爲古諸子及近世子家。子之爲體，自寫性眞，重在思想，於經爲近，故子居史之前。劉彥和論史傳謂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明史之附于經，而義始有所歸，故古之史學，猶經學也。

作史者，必能文之士。論語云：文勝質則史。知質木無文者，難與于史之列。孟子亦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懿事成史，精理爲文。是史之要，

尤貴乎取舍，細事瑣聞，無關弘旨者，胥從捐棄。孔子之于詩書，刪述而已。「述」以明其旨要，而「刪」則有所不取者矣。刪述亦史家之務。質有其文，始謂之史，明史必倚於文而後立，故古之史學，亦猶夫文學也。

文筆爲史之華，經史相爲表裏，李贄焚書已言之。明儒著論，至爲剴切，華夏舊史之傳統，卽在于是。近世史學之發達，邁越前古，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拾宋明人之餘唾，自其說大行，治史者斤斤於討論史迹，而文與義皆棄而莫問，于是視六經諸史，只一堆材料而已。刪述之旨不明，而剪裁鎔鑄以成一家言，若太史公書，猶嫌於剽襲，是以不免見譏於沙畹矣。友人白樂日君，近代治史之巨擘也，聞其講述隋唐史事，於駢體必抵案而置。不知唐人習慣，散行之文，非所宗尙，卽邊陲寺院，出于敦煌者，亦多以儷體爲之，風氣如此，又烏足怪！

竊曾謂近日漢學之弊，在于經學之根柢未深，文學之脩養不足。治史者，以撰寫論文之需要，專研問題之方便，乃務爲割裂鉅訂以自炫，雖其所鑽研，間有勝義，舍此而外，則懵無所知。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莊生所譏，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不該不偏，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李田意教授有見

及此，輯中國史籍類選以爲課本，凡所甄錄，皆前史精華所在，義據堅深，符采相勝。以此設教，良足通文史之郵，使讀者進而窺古人立言之大旨，觀其會通。于以了解舊史之傳統，庶可減少誤會，銜華佩實，由此植基，其有功于史學，豈淺鮮哉！李君來書，屬序其端，因爲推論史與經學及文學關聯之義，以質于君，諒不以予言爲河漢也。饒宗頤拜序。

自序

編者因爲實際上的需要，在十幾年以前就開始編輯這本書，藉使念中國歷史的學生和一般讀者對於中國史籍的類別、性質、以及文體等有一明確的概念和了解。這件工作說起來似乎簡單，可是作起來並不容易。中國的史籍浩如淵海，取捨之間，煞費斟酌。編者每次教中國史籍一課的時候，必於每類史籍中選出若干材料，供學生閱讀和參考。試用滿意的材料就保留下來，不滿意的即決定捨棄。這樣一年一年的過去，保留下來的材料漸多，最後又經過一次淘汰和編排，乃成了現在這本行將問世的書。

大體上說，本書是從史體着眼，把史籍分作編年、正史、紀事本末、政書、實錄、雜史、地志、史評八大類。其中正史一類又包括本紀、志、表、列傳四子目。按古代經史合一，史書統轄在六藝裏面，沒有在經書之外另成部目。漢劉歆七略和班固漢書藝文志把司馬遷的太史公書附在六藝略的春秋家裏面，就是經史